



小 撮 枪

小 撮 枪

↓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 京 市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625印张 73,000字

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071·221 定价: 0.26元

目 录

小撅枪·····	路 遥(1)
纸条儿和纸条儿·····	开 华、霆 昭(13)
铁虎除奸·····	林阿绵、高 鑫(29)
小铜锣·····	飞 雁、明 寅(47)
队伍向南开·····	高 桦(59)
为了明天·····	林 高(89)
珍贵的礼物·····	沈 凯(102)
儿童团长小坡·····	潘嘉璋(117)
北斗·····	路 兰(133)

小 撮 枪

路 遥



这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的冀中平原上。任小桐帮爸爸拉着一辆小推车，爸爸推车他拉纤，从于村出来，沿着小河北岸往回走。车上装的是四口袋装得鼓鼓的粮食。这粮食呀，是给八路军叔叔做饭用的。

小桐一边拉着车，一边唱着抗日歌，越走越觉得轻快。他们走着走着，突然，爸爸把车把一放，说：“小桐子，别唱啦，听！”小桐把绳套一甩，手拢在耳朵上仔细地听了起来。

“沙、沙、沙”从小河南岸隐隐约约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。

“鬼子兵！”小桐一边听，一边说：“大概得有四、五十人……里边还有几匹马……”儿童团长小桐，虽然只有十三岁，但已经练出了这套本领，一听声音，就

能判断出是八路军还是敌人，是鬼子兵还是汉奸队，而且还能估计出个大概的人数来。

爸爸说：“咱们先躲一会儿吧，等这群鬼子过去再走。”说着，爸爸抬起车把，把车推到一个土岗后边。小桐呢，象只猫一样敏捷地爬到一棵大槐树上。密密的树叶把他遮得严严实实，他骑在树杈上，透过树叶的空隙，瞭望着小河的对岸。

皮鞋声更响了，一队日本鬼子从西边走了过来。鬼子兵越走越近了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三个人一横排，一共有十三排，还有一个挎着指挥刀的鬼子军官，骑着一匹大洋马。

这骑马的鬼子军官，好眼熟啊！呃，前额上一道黑伤疤！原来是他！

对，就是他！就是他带着一群鬼子兵扫荡过任村！就是他亲手杀死了村里的好些乡亲！这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小桐恨得紧紧地咬着牙，攥着拳头。他把拳头猛地往胯股上一捶，却碰上了一件硬梆梆的东西，啊，原来是那支心爱的小撅枪。

这支小撅枪，虽然是土造的，撅一次只能打一发子弹，射程也不怎么远，但到底是一支真正的手枪呀。这是他好不容易才从警卫排长张叔叔那里要来的，别上这支小撅枪站岗放哨，哪个儿童团员不看着眼热啊！

此刻，小桐摸着这支心爱的小撅枪，心想：“小撅枪呀，小撅枪！今天可用得上你了！”他慢慢地把枪举了起来，闭上左眼，朝着鬼子军官瞄准。

“砰！”枪声一响，鬼子的队伍立刻乱了，唧里哇啦地叫嚷着，子弹嗖嗖地往河这边打过来。小桐赶紧跳下树，拉着爸爸就跑。他对这一带别提多熟悉了，三步两步就跳进了交通沟，然后，顺着沟钻进了青纱帐里。鬼子打了好一阵子枪，连他们爷俩的一根汗毛也没擦着。不过，小桐也并不高兴，因为，他白费了一颗子弹，不但没有把那个鬼子打死，好象也没打伤。

枪声不响了，他把小撅枪揣进腰里，就和爸爸转回去找车。可是，到那地方一看，连车带粮食都没了。爸爸生气地说：“你这一枪，把咱队伍的口粮全送给日本鬼子了！”

小桐没说什么，一路上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，眼睛里含着泪水。回到了任村，他低着脑袋走进自己的家——有名的“革命饭店”。

小桐的家怎么又叫“革命饭店”呢？原来，小桐的家里虽然只有五口人，可每天吃饭的却往往不下几十个。过路干部常在这里歇脚，县区干部也常在这里开会；这阵子，军分区的赵司令员也住在他们家里。于是，大伙儿亲热地给这个家取了个外号，“革命饭店”

就这么传开了。

小桐刚进家门，妈妈就迎上来问：“粮食取回来了吗？”

小桐怎么回答呢？他恨自己为什么把张排长的嘱咐忘得干干净净，冒冒失失地放了这么一枪！张排长给他这支小撅枪的时候，不是再三嘱咐过“拿它站岗放哨，比红缨枪顶用，可千万别随便放枪”么？这回跟爸爸去取粮食，张排长还特别嘱咐说：“你的任务是把粮食安全地取回来，在路上可不兴干别的事，影响完成任务。”

如今呀，小桐呀小桐，你不但没有打成鬼子，却丢了八路军叔叔的四口袋小米，这可怎么交待啊？

小桐用力咬着嘴唇，还是没有把眼泪憋住。他一低头，飞快地跑进自己住的西屋里，趴在炕角上，一动不动地哭起来了。

爸爸在院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妈妈。妈妈一听，生气地抄起笤帚，跑进西屋，朝着小桐的屁股就打。小桐没有躲，他觉得自己应该着实地挨顿揍。可是，笤帚老也没有落下来，他只觉得有一只大手捂住了他的屁股。这是谁的手呢？哦，准是他，赵司令员！

是哟，就是赵司令员！原来，刚才小桐的爸爸在院里对小桐妈说的话，赵司令员在北屋都听见了，

他一见小桐妈拿着笤帚朝西屋冲去，也赶紧从北屋跑到西屋，捂着小桐的屁股说：“老任嫂，孩子是有错的，咱们要好好地教育他。要打么，还是打日本鬼子解气呀！”

接着，赵司令员又把小桐拉起来，慈祥而又严肃地说：“打鬼子，要大家组织起来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按照正确的指挥来打；可不能自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那要吃大亏的。这回犯了错误，吃了亏，要坚决地改，下回再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了！”

“是。”小桐心服口服地点了点头，使劲擦下了眼泪，再也不抽泣了。

“至于这回的错误嘛，当然要处分的。”赵司令员看了看小桐手里攥着的小撅枪说，“把小撅枪和剩下的子弹都交出来！”

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他只好恋恋不舍地把枪和两粒子弹交给了赵司令员。

这时候，一位参谋手里拿着张纸条走了进来。赵司令员看完纸条，对参谋说：“好啊，这回省得我们找上门去打它了！”

赵司令员沉思了一会儿，接着又说：“下一道命令给李庄二十四支队，让他们再组织一部分民兵，截住敌人的退路，准备伏击。”

“命令让谁去送呢？”

“敌人既然马上要到任村来偷袭我们，路上一定很紧，最好找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可靠的小鬼去送。”

小桐一听，心里砰砰跳了起来。可是，自己刚刚闯了个大祸，能让自己去吗？他看了司令员一眼，没敢开口。

赵司令员象猜中了他的心思似地问道：“小桐，你想去吗？”

“想去！可是，您肯派我去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肯呢？你不是很好地完成过许多次送信任务吗？”

小桐胀红了脸，心里却热乎乎的。

然后，赵司令员又严肃地说：“小桐，我相信你再不会做违反纪律的事了，这次就决定派你去。不过，我想知道，你打算把信藏在什么地方？”

小桐拍了拍屁股上的破裤子：“还是这块补丁里，行吧？”

“不行了！今天路上一定特别紧，这个办法不保险了。”

小桐皱起眉头，想呀，想呀，突然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

“老赵叔，您看，这么做行不行？”说着，他伏在

赵司令员的耳朵上，嘀咕了几句。

赵司令员一听，高兴地说：“好，可以！”

小桐接过信，乐得什么似的。他调皮地向司令员敬了一个礼，转身就跑了。

赵司令员又叫住他说：“记住，要勇敢，也要小心，一定要安全地准时把信送到。信送到了，就能消灭好多鬼子，懂了吧？”

“懂了！”

小桐背着一只粪筐，一边捡着粪，一边往李庄走去。在穿过公路的时候，迎面碰上了两个伪军。

“小东西，干什么的！”

小桐用白眼球翻了翻这两个家伙，毫不在意地说：“你看不见呀？捡粪！”

“过来！检查检查！”

“检查吧！”小桐把粪筐往地上一放，把两只胳膊往腰间一叉，就等着检查了。

两个伪军，把小桐浑身上下翻了个遍，最后又把他衣服上的补钉，一个一个地捏了捏。小桐心里暗想：好险呀！幸亏赵司令员想得周全，要不，可就糟了！

“滚蛋吧！”伪军搜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查出来，骂了一句就走开了。

“好小子，没翻出东西来还骂人！”小桐心里想着，

一股怒火直往上冲。要是在平时，他准得狠狠地回敬他几句不可。可是，今天他深深知道肩上的任务有多重要，为了完成这个重要任务，他知道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于是，他背起粪筐就走开了。

小桐进了李庄，找到了二十四支队的孙队长。他把粪筐一放，一边拿袖子擦汗，一边说：“孙队长，分区司令部有信！”

孙队长一听说有信，伸手就去摸他屁股上的补钉。

小桐眨了眨眼说：“哼，老放在这里还行？”说着，一扬脚，把粪筐踢了个翻个。他弯下腰，从一大片马粪蛋里，找出了一个普通的马粪蛋，用手一掰，一小团纸露了出来。

孙队长笑了：“好小鬼，真机灵！”

送完了信，小桐赶紧往回赶，一路上，他加快脚步小跑着。等他从小道来到村口的时候，鬼子大队人马也从大道上开过来了。小桐脚下一使劲，三蹿两蹦就跑进了家门。小桐刚进到屋里，两个伪军也举着枪冲进了院子。小桐一看伪军要进屋，立时大喊一声：“看手榴弹！”两个伪军一听说手榴弹，吓得赶紧趴在墙根底下，捂着脑袋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小桐顺手抄起一只醋罐子，使劲儿朝一个伪军的脑瓜上砸了过去。

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正好砸着了。就趁这当儿，小桐飞快地钻进了秘密地道口，又仔细地把地道口盖好。

过了好半天，再没什么动静，两个伪军才战战兢兢地爬了起来。那个挨了一醋罐子的伪军，摸了摸流血的脑袋，又闻了闻酸哄哄的醋味，才恍然大悟：“他妈的，上当了，哪来的手榴弹呀！”

这时，院里屋里一个人也找不见了。那个受伤的伪军，气得跳了起来：“今个老子非把地道口找出来不可！”可是，另一个伪军急忙拦住他说：“算了吧，要真找了出来，日本人还不是叫咱们钻？钻进去，你还想活着出来呀？”那个伪军一听，也不敢嚷着找地道口了。可这两个小子又不甘心，便发疯似地抡起枪托子把屋里的家具打了个稀里哗啦。

小桐在地道里，听着这两个伪军在屋里发疯，真是气得不得了。地道口里，就放着两颗真正的手榴弹。听着这打碎家具的刺耳的声音，他多想钻出来，扔个手榴弹，炸死这两个狗东西啊。小桐拿起了一颗手榴弹。可是，他一想到赵司令员的嘱咐，想到自己早晨刚刚犯的错误，便冷静下来了。不行！这样会暴露地道口的，不能扔！还是应该赶快去见赵司令员，向他汇报孙队长的回话。于是，他忍住气，又把手榴弹轻轻地放下了。

他从地道支线，转到了干线，赵司令员正在那里。

“报告老赵叔，信送到了！孙队长说，保证完成战斗任务！”

赵司令员把他搂过来，高兴地说：“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！等着吧，敌人是不敢在这里过夜的，傍晚就有好戏看了。”

敌人在村子里折腾了大半天，抢了一些草料和几头牲口。到了黄昏，他们果然象赵司令员估计得那样，赶忙整了整队伍就往回溜了。

天差不多全黑了，敌人撤出村子也就个把钟头，突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。

小桐听见枪声，忙跑进北房，拉住赵司令员的手嚷着：“您听，枪响了！”

又过了一阵子，枪声停止了，正式的捷报传来了：一个连鬼子和一个连伪军，大部分被我们伏击的队伍消灭了。抢去的东西全夺了回来，还缴获了敌人好多武器和弹药。

小桐乐得蹦了起来。赵司令员拍了拍小桐的肩膀：“小鬼，这次的胜利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呀！”

小桐望着赵司令员，关注地问道：“您知道不知道，那四百斤小米，还有那个脸上带黑疤的鬼子军官，是



小桐把枪紧紧地握住，他感到自己比过去懂事多了。

不是也在里头？”

赵司令员一听，抚摸着他的头，微笑着说：“这次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粮食，可不止那四百斤小米哪！至于那个带黑疤的鬼子军官，就算这回没有他，早晚也要被消灭的。整个日本帝国主义都要被消灭的！”

说着，赵司令员从挎包里摸出那支小撅枪，轻轻地放在小桐的手里。小桐把枪紧紧地握住，他感到自己比过去懂事多了。



纸条儿和纸条儿

开 华、霆 昭



红红的日头一直向西边走，
都快要钻进桂香湖的水里去了。
天边的云彩和桂香湖那无边无际
的水一下子都变成了红的。天空
象红绸子，水面象红玻璃，别提
多好看了。

日头在水面上还露着半个脸，它仿佛是听见孩子
们的辩论，停下来看呢：

“我说，没啥用！”这个大嗓门的是黑鳅。

“我说就是有用。”萍萍的声音脆灵灵的。

“欸！有用，有用，就是有用！”一群孩子支持
着萍萍。

“嘿！真热闹呀！”这时，一位大伯走到了他们
旁边。

“赵伯伯！”孩子们一齐叫了起来。

“咱们叫赵伯伯评这个理吧！”萍萍打头说。

“对，”孩子们全都同意。

“评个啥理呀？”赵伯伯问。

“评评学文化有没有用。”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讲起了刚才的争论。

赵伯伯听完了，抚摸着萍萍的头，拉住黑鳅的手，想了一下说：“好吧，我先讲个纸条儿和纸条儿的故事，然后再给你们评吧。”说完，叫孩子们都在湖边坐下。

赵伯伯看了看黑鳅说：“在打小日本的时候，我们水上游击队里有个小队员叫小牛。那时，他也象你们这么大。他觉得学文化没用，老是说：‘咱们打鬼子，枪打得准就行了，干啥还学文化？’有一回，游击队准备伏击鬼子的运输船队。排长老郑叔带着小牛到城里侦察，弄清楚了鬼子的船队要在第二天一清早经过菱角淀。他们决定连夜赶回去报告，打个漂亮仗。”

“这怎么是纸条儿的故事呀？”黑鳅着急地问。

“别着急，”赵伯伯摸一摸黑鳅的头，“听我慢慢讲。”

—

那天夜里，月亮就露着个小牙牙，象是一只眯缝